

西安曲江文化產業投資集團支持

四部文庫

文懷沙 主編

隋唐文明卷



(三十)

陝西乾旦漢唐研究院 編纂
陝西人民出版社

Z42
1
(4:30)

四部文庫

隋唐文明卷

三十

陝西震旦漢唐研究院編纂
陝西人民出版社

隋唐文明

第三十卷 目錄

隋唐史部書錄四

資治通鑑補隋唐紀八十九卷（卷二百七十七至二百六十五）（二）（卷二三二一至二六五）

〔明〕嚴衍撰 三

隋唐史部書錄

四



資治通鑑補卷第二百二十一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唐紀三十七

起乾元二年盡上元元年凡二年

肅宗文明武德大聖大宣孝皇帝下之上

己未乾元二年春正月己巳朔史思明築壘於魏州城北自稱大聖
燕王以周摯爲行軍司馬考異曰河洛春秋作周萬至鄧志作周萬至鄧志至舊傳作周費今從實錄李光弼曰恩明得魏州而按兵不進此欲使我懈惰而以精銳掩我不備也請與朔方軍同湧魏城求與之戰彼懲嘉山之敗事見二百十八卷至德元載必不敢輕出得曠日引久則鄴城必拔矣慶緒已死彼

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一十七 唐紀三十七

唐紀三十七

思補闕

則無辭以用其眾也魚朝恩以爲不可乃止 戊寅上祀九宮貴

神用王珙之言也 乙酉耕籍田 鎮西節度使李嗣業攻鄆城

爲流矢所中數日創愈臥於帳中忽聞金鼓之聲知與賊戰而

病不能起因發憤大叫創復裂流血數升丙申薨兵馬使荔非元

禮代將其眾初嗣業表段秀質爲懷州長史知留後事李嗣業以兵屯懷州會師攻鄆時諸軍屯戍日久財竭糧盡秀質獨運芻粟

募兵市馬以來鎮西行營相繼於道 二月壬子月食既先是百

官請加皇后尊號曰輔聖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

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爲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達

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橫於禁中干係政事請託無窮上頗不悅

而無如之何 丁憂天下之亂問士於國子博士蘇源明源明薦

前進士元結召見問救時之道統上時議曰往年逆賊東窮海南踰淮漢西抵函秦北徹幽都當時之禍可謂劇矣天子猶以匹馬至靈武合弱旅鋤彊寇曾不踰時推銳攘凶復兩京收河南何其易邪乃今河北姦逆不盡山林江湖亡命尙多盜賊數犯州縣百姓轉徙踵繫不絕將士臨敵而奔賊人遯逃不出陛下往在靈武鳳翔無今日勝兵而能殺敵無今日極弊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作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流無今日爵賞而將士不散無今日朝廷而賢者恩仕何哉此無他前日天子痛陵廟傷汗悵上皇南幸悼宗戚見脣側身勤勞不懈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問忠直過弗諱改此所以弱能制彊危能取安之由也今天子重城深宮燕和而居凝冕大昕纓佩而朝太官具味視時而資治通鑑補

卷三百一十七 唐紀三十七

思補闕

獻太常儀樂和聲以薦國機直務參籌乃進百姓疾苦時有不聞

廢弱良馬宮籍美女與服禮物休符瑞牒日月充備朝廷歌盛德

頌大業者聽而不厭四方貢賦爭上尤異諸臣願官怡愉天顏文

武大臣至于庶官皆權實望此所以彌不能制弱安不能定危

也雜音混若陛下處今日之地能如張武之時何寇盜之足虞哉上

跪疏大悅曰卿能破朕憂擢授右金吾兵曹參軍攝監察御史附

結少不滿十七乃折節向學事從兄德秀天寶十二載舉進士會

天下錄著尤人聞至是而出皆元子十篇嘗避亂入猗玗洞稱猗

子後徙家瀼稱瀼土及有官人以爲浪者沒爲官乎呼爲櫟郎

客樊上漁者相戲要爲督吏又曰公之督爲於乎公博久矣故稱

聲叟○郭子儀等九節度使圍鄆築壘再重穿塹三重壅漳

水灌之城中井泉皆溢構棧而居自冬涉春安慶緒堅守以待史

思明食盡策斗直錢七萬一鼠直錢四千洞牆廬及馬矢以食馬

先以麥麴雜土築塘今閑急乏人皆以爲克在朝夕而諸軍旣無
資糧猶以餌馬○麴苦亦

統帥進退無所廩城中人欲降者礙水深不得出城久不下上下

解體思明乃自魏州引兵趣鄆使諸將去城各五十里爲營每營

擊鼓三百而遙督之又每營遣精騎五百日於城下抄掠官軍出

輒散歸其營諸軍人馬牛車日有所失樵採甚艱晝備之則夜至

夜備之則晝至時天下饑饉轉餉者南自江淮西自井汾舟車相

繼思明多端士卒官軍裝號督趣運者責其稽緩妄殺戮人運

者駭櫓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遷

捕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人思自消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

官軍與之刻日決戰三月壬申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

滏水逕安陽縣而東流謂之安陽河思明白將精兵五萬敵之諸軍望之以爲遼軍

濟王思明審知官軍潰去自沙河收整士眾還

屯鄴城南沙河縣_{濟水}分龍岡縣置唐興

河濱縣一百餘里安慶緒收子儀營中糧得

六七萬石與孫孝哲崔乾祐謀閉門更拒思明諸將曰今日豈可

濟王史削銀青階_{濟王}上第也史思明審知官軍潰去自沙河收整士眾還

屯鄴城南沙河縣_{濟水}分龍岡縣置唐興

河濱縣一百餘里安慶緒收子儀營中糧得

六七萬石與孫孝哲崔乾祐謀閉門更拒思明諸將曰今日豈可

復背史王乎思明不與慶緒相聞又不南追官軍但日於軍中饗

士張通儒高尚等言於慶緒曰史王遠來臣等皆應迎謝慶緒曰

任公薦往思明見之涕泣厚禮而歸之經三日慶緒不至思明密

召安太清令誘之慶緒容慚不知所爲乃遣太清上表稱臣於思

明請待解甲入城奉上璽綬思明省表曰何至如此因出表徧示

將士咸稱萬歲乃手疏啓慶緒弔生

國更作藩籬之援則足而立猶或庶幾北面之禮固不敢受并封

曰_{鄧志曰}史思明自捕燕王身前兵既使吳思隱曰思明果反盜

虜將也安有盡節于國家因日左武鋒使僕固懷恩變色怒色變陰

恨之三月六日思明輕兵犯相州郭公率諸平賊之戰于萬金驛

賊分馬軍步卒而西領公使僕固懷恩以舊陣馬軍遂擊破之還

遇吳思隱于陳村殺之呼曰吳思禮死沒其夕收軍郭公子儀

疑懷恩爲變遂脫身先去詔耶相參渡于城下今從實錄子儀至

河陽將謀城守師人相驚又奔缺口水經注河水出宏農澗池縣

南又東逕君安縣故城南又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三十七 三

思禮傳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三十七 四

思禮傳

東選子欽寧南又東選缺門山

山阜之不接者里餘故得是名

諸將繼至眾及數萬議捐東京退

保蒲陝都虞候

張用濟曰

浦陝荐飢不如守河陽賊至併力拒之

步卒五千繼之周擊引兵爭河陽後至不得入而去用濟役所部

渡河待命於河清之南岸

野成即野亦波置戍守之因謂之野成

年置八年省威亨四年復分河南洛陽新安

王屋汝源河陽置大基先天元年更名河清新安

嘉非元禮至而軍焉

諸將各上表謝罪上皆不問惟削崔固階封貶蘇靈爲濟王府長

史削銀青階

濟王上第也史思明審知官軍潰去自沙河收整士眾還

屯鄴城南沙河縣_{濟水}分龍岡縣置唐興

河濱縣一百餘里安慶緒收子儀營中糧得

六七萬石與孫孝哲崔乾祐謀閉門更拒思明諸將曰今日豈可

復背史王乎思明不與慶緒相聞又不南追官軍但日於軍中饗

士張通儒高尚等言於慶緒曰史王遠來臣等皆應迎謝慶緒曰

任公薦往思明見之涕泣厚禮而歸之經三日慶緒不至思明密

召安太清令誘之慶緒容慚不知所爲乃遣太清上表稱臣於思

明請待解甲入城奉上璽綬思明省表曰何至如此因出表徧示

將士咸稱萬歲乃手疏啓慶緒弔生

國更作藩籬之援則足而立猶或庶幾北面之禮固不敢受并封

曰_{鄧志曰}史思明自捕燕王身前兵既使吳思隱曰思明果反盜

虜將也安有盡節于國家因日左武鋒使僕固懷恩變色怒色變陰

恨之三月六日思明輕兵犯相州郭公率諸平賊之戰于萬金驛

賊分馬軍步卒而西領公使僕固懷恩以舊陣馬軍遂擊破之還

遇吳思隱于陳村殺之呼曰吳思禮死沒其夕收軍郭公子儀

疑懷恩爲變遂脫身先去詔耶相參渡于城下今從實錄子儀至

河陽將謀城守師人相驚又奔缺口水經注河水出宏農澗池縣

南又東逕君安縣故城南又

報德思明怒震怒曰棄失兩都亦何足言爾爲人子殺父奪其位

天地所不容吾爲太上皇討賊豈受爾佞媚乎卽命左右率出并

其四弟及高尚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張通儒李庭望等悉授以

官思明勦兵入鄴城收其十馬以府庫賞將士慶縉先所有州縣

及兵皆歸於思明遣安太清將兵五千取懷州因留鎮之思明欲

遂西略慮根本未固乃畱其子朝義守相州引兵還范陽

甲申回紇骨啜特勒帝德等十五人自相州奔還西京上寔之於紫宸

殿宋敏求長安志官政要北因宰農門內有紫宸殿之正殿賞賜有差庚寅骨啜特勒等

辭還行營辛卯以荔非元禮爲懷州刺史權知鎮西北庭行營

節度使元禮復以段秀質爲節度判官甲午以兵部侍郎呂諷

同平章事乙未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苗晉卿爲太子太傅王璵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三十七

唐開寶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三十七

唐開寶

唐開寶

爲刑部尚書皆罷政事以京兆尹李峴行吏部尚書中書舍人兼

禮部侍郎李揆爲中書侍郎及戶部侍郎第五琦竝同平章事上

於峴恩意尤厚峴亦以經濟爲己任軍國大事多獨決於峴於是

京師多盜李輔國請選羽林騎士五百以備巡邏李揆上疏曰昔

西漢以南北軍相制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遂安劉氏皇朝置南

北牙文武區分以相制今以羽林代金吾營夜忽有非常之變

將何以制之乃止

金吾衛屬南宮羽林衛屬北牙金吾掌邊徼

丙申以郭子儀爲東畿山東河東諸道元帥權知東京留守

東畿

河東自蒲絳北至并代河西東河東相州節度使

華州節度使使之韓建以守蜀建竝尋建襄陽

潞州節度使王思禮破史思明將楊崇於潞城東

潞城縣屬潞州隋

開皇十六年置春

秋縣子所邑也九域志

太子詹事李輔國自上在靈武判元

帥行軍司馬事侍直帷帳宣傳詔命四方文奏寶印符契辰夕軍

號一以委之及還京師專掌禁兵常居內宅益在禁中輔

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非時奏事皆因輔國閑白

承旨常於銀臺門決天下事

雍錄後六典大明宮圖有左右銀臺門左銀臺門直紫宸殿之東右銀臺

門直紫宸殿之西又考開本人明宮圖右銀臺門內卽翰林院閣

德殿又東屏內倚側省延英殿光順門而後至紫宸殿自左銀臺

門西入歷過室浴堂殿紫宸殿而後至紫宸殿在宣政殿

後當大明宮正中右銀臺門在宮城西面左銀臺門在宮城東面

以地準之正事無大小輔國口爲制敕寫付外施行事畢聞奏

又置察事數十人潛令於人間聽察細事卽行推案有所追索諸

司無敢拒者御史至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追詣銀臺一

時縱之三司府縣鞫獄皆先詣輔國咨稟輕重隨意稱制敕行之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三十七

唐開寶

莫敢違者宦官不敢斥其官皆謂之五郎

改正道源原文此下有

執子弟禮謂之五父十七字雖本新舊李輔國舊然考其生平

上文既言輔國以羽林騎士爲沿邏正議以格之則

之謂豈有執子弟之禮者而相爲水火如是故削之

及李峴爲相上叩頭論制敕皆應由中書出且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

感寤賞其正直以輔國行事多所變更罷其察事輔國由是讓行

軍司馬請歸本官

子詹早上不許制比緣軍國務殷或單口數處

分諸色取索及杖配囚徒自今一切並停如非正宣並不不得行

宣命凡出宣命有底在中外諸務各歸有司英武軍度條及六

軍諸使諸司等比來或因論競懸目追攝

英武軍度前財生手也

門六軍也諸使內諸司自今須一切經榮府

府京兆府如所由處斷

不平聽具狀奏聞詔律令除十惡殺人姦盜造偽外餘煩冗一切

刪除仍委中書門下與法官詳定聞奏輔國由是忌峴

甲辰置

陳鄭鄧毫節度使以鄧州刺史魯良爲之以徐州刺史尚衡爲青

密七州節度使

七州青淮登
東溫浙海

以興平軍節度使李奐兼豫許汝三

州節度使仍各於境上守捉防禦

陝寧臨前此未嘗置節鎮

自南陽爲之青密等七州尚衡

白彭城升統之興平軍本直子雍州始不無有兵將行

營使統深計改三州此皆神明分鑑非有一定廢興也

九節度

之潰於相州也魯良所部兵剽掠尤甚聞郭子儀退屯河上李光

弼還太原吳忠憲飲藥而死

史思明自稱大燕皇帝改元順天

考異作應天皇帝注曰河洛春秋曰上元二年春二月思明懷西

侯之謀處北地之變令房朝義供牙相賊自領士馬歸范陽因

據虢州元祐元年案實此年正月一日思明僭稱燕王

九年唐肅宗召舊將不聽斯改年紀年即思明順大

九年柳諭正問位歷思明有應天逆天一號蓋蜀門紀亂門紀亂思明既

殺烏恆恩不稱也安正朔亦不受其譖指麾諸將稱某月而已

乾元二年四月癸酉思明僭位於范陽建元順天國號大燕立妻

辛氏爲皇后次子朝興爲皇太子朝義爲懷王六月于鼎元

資冷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三十七 七

思補

寺造塔改寺名爲願天元元二年正月癸卯思明大赦改元應天

貴游云正月立年號河洛春秋元元三年增號藝門紀亂云立

朝興爲太子案思明欲立少子爲太子左右泄其謀故廢義封

之紀亂云于時已立太子誅也案長歷四月丁酉朔無癸酉立

其妻辛氏爲皇后子朝義爲懷王以周擊爲相李歸仁爲將改范

陽爲燕京諸州爲郡 戊申以鴻臚卿李抱玉爲鄭陳颍亳節度

使抱玉安興貴之後也

安興貴見一百八十

爲李先弼裨將屢有

戰功自陳恥與安祿山同姓故賜姓李氏 回紇毗伽可汗卒

長子葉護先遇殺國人立其少子是爲登里可汗回紇欲以甯國

公主爲殉公主曰寧國人婚死朝夕臨喪期三年此終禮也回紇

慕中國之俗故娶中國女爲婦若欲從其本俗何必結昏萬里之

外耶然亦爲之易面而哭

漠北之俗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親屬

男女各設牛馬陳于帳前祭之遠帳走

馬七匹詣帳門以刀劙面且哭

鳳翔馬坊押官爲劫

押官者管

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

鳳翔馬坊押官爲劫

押官者管

百 天興尉謝吏甫捕殺之

天興縣本古雍縣至後一載改日鳳翔仍分道天興縣帶鳳翔縣

訟冤李輔國素出飛龍廳

李輔國本飛龍小兒爲之上訴數監察御史孫筌

鞫之無免

蓋古

又使御史中丞崔伯陽刑部侍郎李睦大理卿崔

獻鞠之

北唐制所謂小三司也

與蔡同猶不服又使侍御史太平毛若虛鞠

之

太平縣屬潞州魏太武帝置平州

之號周改爲太平因太平對則毛若虛之號

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欲劾奏之若虛先自歸于上上語若虛

於簾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鞫獄不直上怒叱出之伯陽

貶高要尉獻貶桂陽尉桂陽漢縣隋

桂陽縣治今桂陽縣

睢頃鳳翔尹徵向皆貶嶺下

尉

嶺下謂嶺南下諸暨史失晦

除名長流播州吏部尚書同

平章事李峴奏伯陽無罪責之太重上以爲朋黨五月辛巳貶峴

蜀州刺史

考異曰代宗舊傳云蜀有盜發印綱管在北單者詔避

蜀州刺史御史訊驗益已伏罪李輔國執奏策覆殿中侍御史毛

贊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三十七 八

四編

皆虛奏後與韓偓弟新宗大怒下三司推鞫之輒以若虛不直黜

遂聖祖爲通州刺史三司大臣皆賤官令從韋宗實錄舊紀傳

傳使羅本入對上謂之

曰李峴欲專權今貶獨州朕自覺用法太寬對曰李峴言直非專

權陛下寬之祇益聖德耳若虛除御史中丞威振朝廷

壬午

以滑濮節度使許叔冀爲汴州刺史充滑汴等七州節度使

方進表開元九年置

新舊 鄭州五指濱洋曹宋

大都護府夏鹽鐵錢糧歸大州以匡長二州隸虔州安樂民聚一州隸

鄭州天寶元年增置鄭州乾元元年分置北大都護府鹽鐵二州

開元武德府使是年廢開武節度使罷節度使罷于大都護以治原南

慶坊鄉丹州隸河南節度使州今廢開元十三年以神宇并置

改己 離車谷使魚朝恩惡郭子儀因其敗短之於上秋七月上

召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代爲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

考異曰
肅宗僕丞相張公鎮東都慰勉諸軍郭公陳無咎軍張公不坐而去軍中不悅聞其流謠居十日有中使追郭公詔驚之公朝於京師三請元帥上許之乃詔李光弼代公爲副使公別傳曰五月李光弼代子儀爲副元帥守東都今因賈錄七月除趙王

并言之

孫爲元帥

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畱子儀子儀給之曰我餞中使耳

未行也因躍馬而去

光弼願得親王爲之副

辛巳以趙王係爲天下兵馬元帥光弼副之

考異曰舊傳思明雖兵河南加光弼太尉

元帥以東師委之新傳云帝伐諸將以光弼兼幽州大都督府

長史知諸道節度行營事又代子儀爲朔方節度使未幾爲天下

兵馬副元帥矣復以光弼加太尉中書令在上元元年破史思明

後爲幽州都督在此年八月其代子儀極制朔方賈錄無日月制

辭云宜避出車之命仍致

仍以光弼知諸道節度行營光弼以河東

騎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光弼治軍嚴整始至號令一施士卒

皆盡

麾

廂兵馬使張用濟屯河陽光弼以檄召之用濟曰朔方非叛軍也

乘夜而入何見疑之甚邪與諸將謀以精銳突入東京逐光弼請

子儀命其士皆被甲上馬衝殺以待都知兵馬使僕固懷恩曰郭

城之潰郭公先去朝廷責帥故罷其兵柄今逐李公而禦請之是

反也其可乎石武鋒使康元寶曰君以兵請郭公朝廷必疑郭公

謂君爲之是破其家也郭公百口何負於君乎用濟乃止光弼以

數千騎東出汜水用濟單騎來謁光弼責用濟召不時至斬之命

部將辛京杲代領其眾

考異曰舊傳曰用濟承子儀之竄擢光弼

以數千騎出次汜水懸用濟軍騎迎謁即斬於校門諸將備伏以

辛京杲代之後追都兵至使僕固懷恩懷恩帶先明而不解志曰

五月二十三日詔河東馬軍五百騎至東都夜入其軍張用濟在河陽請之曰

前方軍非假人也何其景之甚欲率騎突厥突厥笑入東都逐李公請郭

公李公知之遂罷東都表請齊帥於河陽冬十月思明引眾渡河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三十七 九

唐德

李公曰思明渡河必圖洛城我當守武牢關揚兵於廣武以待之

遂引兵東出師汜水擊敗追河陽諸將用濟等至李公數其罪而

戮之以李京杲代領其職則日引軍入河陽榮業僕固懷恩繼至光

弼引坐與語須臾附者白蕃渾五百騎至矣

及淮補

舊傳謂諸蕃

光弼變

色懷恩走出召麾下將陽責之曰語汝勿來何得同違光弼曰士

卒隨將亦復何罪命給牛酒

以潞沁節度使王思禮

王思禮節

三州史或稱澤

並太原尹充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

代李光

初憲

第或稱澤

並太原尹充北京留守河東節度使

代李光

初憲

關之敗思禮馬中矢而斃有騎卒監壓張光晟下馬授之問其姓

名不告而去思禮陰識其狀貌求之不獲及至河東或譖代州刺

史河西辛雲京

雲京蘭州京城人屬河西路

思禮怒之雲京懼不知所出光晟

時在雲京麾下

曰光晟嘗有德於王公從來不敢言者恥以此取

賞耳今使君有急光晟請往見王公必爲使君解之雲京喜而遣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三十七 九

唐德

李公曰思禮

未及言思禮識之曰噫子非我故人乎何相見之

晚邪光晟以實告思禮大憲執其手流涕曰吾之有今日皆子之

力也吾求子久矣引與同榻坐約爲兄弟光晟因從容言雲京之

冤思禮曰雲京過亦不細今日特爲故人捨之卽日擢光晟爲兵

馬使贈金帛田宅甚厚

辛卯以朔方節度副使殿中監僕固懷

恩兼太常卿進爵大甯郡王

王德

新舊傳

亂刺史王政奔荊州楚元自稱南楚王

王德

回紇

以甯國公主無子聽歸丙辰至京師

戊午上使將軍曹昌昇往

襄州慰諭康楚元貶王政爲饒州長史以司農少卿張光奇爲襄

州刺史楚元不從

壬戌以李光弼爲幽州長史河北節度等使

使之收復河
北及幽冀也

九月甲午張嘉延襲破荊州荆南節度使杜鴻漸

棄城走澧朗鄧峽歸等州官吏聞之爭懼竄山谷

時荊南節度使
鄧州之據三十其餘諸鎮或屬江嶺
唐世爲大凡十九而

或沒遠歸故當時錢袋率萬金折
分文亦曰乾元重寶背之外號重輪錢在京百官先以重旅皆無

郭爲重輪每郭重十二斤號重輪錢在京百官先以重旅皆無

俸祿至是始以新錢給其冬料丁亥以太子少保崔光遠爲荊襄招討使充山南東道處置兵馬都使以陳頌爲中節度使王仲昇爲中河等五州節度使知淮南西道行營兵馬時淮西節度使
領申光壽安河

州史思明使其子朝清守范陽命諸郡太守各將兵三千從己

向河南分爲四道使其將令狐彰將兵五千自黎陽濟河取滑州

思明自濮陽史朝義自白單周摯自胡良濟河白單胡良皆河津
卷之要在滑州

責油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一 唐紀三十四

丁亥

四月

責油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一 唐紀三十七

生

思明

西北岸真
或作舉會於汴州李光弼方巡河上諸營聞之還入汴州謂汴

滑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五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

許諾光弼還東京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與濮州刺史董

奉及其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降之思明以叔冀爲中書令與

其將李詳守汴州原待董奉收其妻子董長蘆爲

長蘆漢參戶
縣地後周更

時爲滑州使其將南德信與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數十人徇江

淮神功南宮人也

南宮黃古
縣地

德信斬之從諫脫身走神功將其眾來降思明乘勝西攻鄭州

鄭州
州

樊陽光弼整眾徐行至洛陽謂留守韋陟曰賊乘勝而來利在

兵不利速戰洛城不可守於公計何如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據險以挫其鋒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乘五百里地

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北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

猿臂可伸而長可縮而短故以爲喻

天辨

朝廷之禮光弼不如公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判官

韋陟曰

韋陟曰東京帝宅侍中柰何不守光弼曰守之則汜水嶺破龍門

指應置兵在登封縣龍門則伊闕子爲兵馬判官能守之乎遂移

牒畱守韋陟使帥東京官屬西入閹牒河南尹李若幽使帥吏民

出城避賊空其城光弼帥軍士運油鐵諸物詣河陽爲守備光弼

以五百騎殿時思明游兵已至石橋詣諸將謂曰今自洛城而北乎

當石橋而進乎光弼曰當石橋而進乎水澗注穀水東逕洛陽貢莫

門石橋下即上東門也此言漢晉洛城諸門非隋唐所徙洛城也上東門之地唐爲城

及日暮光弼秉炬徐行部曲堅重賊引兵躡之不敢逼光弼夜至河陽有兵二萬糧綫

責油通鑑補

卷二百一十一 唐紀三十七

生

思明

支十日光弼接閱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辦考異曰實錄光弼謂

日亦非嚴也子不取庚寅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畏光弼掎

其後不敢入官退屯白馬寺南築月城於河陽南以拒光弼於是

鄭滑等州相繼陷沒草陟李若幽皆甯治於陝

冬十月丁酉下制親征史思明考功郎中知制誥蘇源明上疏曰自春大旱秋苗

耗半斂穫未畢先之以清道之役申之以供頓之苦民何以堪臣

每立殿廊見旌旗之下餓夫執父仆於行間日有三市井餕殍

求食死於路旁日有四五今姦夫盜兒連牆接棟廝礪以須陛下

之出御史大夫豈能澄清禁正哉且河洛驛江淮叛換詩曰中

原有菽庶民采之彼思明楚元皆采菽之人也陛下何遽輕萬乘

折支不日可至御史大夫王元志歷平陽幽都汝州刺史田南
金踰關口遇二室鄧景山凌淮泗慄然而西狂賊失勢蹙于緜山
之下北不敢踰孟津東不敢過賊子計日反接而至次陛下不坐
而安之乃欲親征初一朝之怒哉監察御史元結亦建言誠銳不
可與爭鋒宜折以謀上乃止史思明引兵攻河陽使驍將劉龍
仙詣城下挑戰龍仙恃勇舉右足加馬鬣上慢罵光弼光弼顧諸
將曰誰能取彼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左右言
裨將白孝德可往光弼召問之孝德請行光弼問須幾何兵對曰
請挺身取之光弼壯其志然固問所須對曰願選五十騎出壘門
爲後繼兼請大軍助鼓譟以增氣光弼撫其背而謂之孝德挾二
矛策馬亂流而進_橫半涉懷恩賀曰克矣光弼曰鋒未交何
昌黎
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三十七

資治通鑑補

唐宗乾元二年

士三

昌黎

以知之懷恩曰觀其攬轡安聞知其萬全龍仙見其猶未甚易之
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非來爲敵者龍仙不測而止去之十
步乃與之言龍仙帽罵如初孝德息馬良久_{息馬者使馬力}因瞋
目謂曰賊誠我平龍仙曰誰也曰我白孝德也龍仙曰是何狗彘
孝德大呼連牙躍馬搏之城上鼓譟五十騎繼進龍仙矢不及發
環走隴上孝德追及斬首攜之以歸賊眾大駭孝德本安西胡人
也思明有良馬千餘匹每日出於河南渚浴之稱環不休以示多
光弼令索軍中牝馬得五十五繫其駒於城內俟思明馬至水際
盡出之馬嘶不已思明馬悉浮渡河一時驅之入城思明怒列戰
船數百艘泛火船於前而隨之欲乘流燒浮橋光弼先貯百尺長
竿數百枚以巨木承其根碧鐵又置其首以迎火船而又之船

不得進須臾自焚盡又以叉拒戰船於橋上發礮石擊之中者皆
沈沒賊不勝而去思明見兵於河濟_{杜佑曰河清縣南臨黃河}欲絕光弼糧道
光弼軍於野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留兵千人使部將雍希顥
守其柵曰城將高庭暉李日越喻文景皆萬人敵也思明必使一
人來劫我我且去之汝待於此若城至勿與之戰降則與之俱來
諸將莫喻其意皆竊笑之既而思明果謂李日越曰李光弼長於
憑城今出在野此成擒矣汝以鐵騎衝濟爲我取之不得則勿返
日越將五百騎晨至柵下希顥阻壕休卒吟噭相視曰越怪之間
曰司空在乎日夜去矣兵幾何曰千人將爲誰曰雍希顥日越默
計久之謂其下曰今失李光弼得希顥而歸吾死必矣不如降也
遂請降希顥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暉聞之
昌黎
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三十七

資治通鑑補

唐宗乾元二年

十四

亦降或問光弼降二將何易也光弼曰此人情耳思明常恨不得
野戰聞我在外以爲必可取日越不獲我勢不敢歸不降何待庭
確才勇過於日越聞日越被寵任必思奪之矣庭暉時爲五臺府
果毅_{代州有}五臺府己亥以庭暉爲右武衛大將軍_{唐諸府果毅品秩酒}_{品矣考載曰新傳曰上元元年光弼降拔將高暉李日越案此月}_{已亥高暉雖授將進封即高暉也丁巳李日越以授將進是此月}_{皆已降新傳誤}_{新傳謂李日越}_{河關四月二日思明陷洛城上元元年思明寇南去使其子朝義陷}_{我且渡河經被圍道三城食盡不收自卜李公聞之}_{杜佑曰}_{思明招兵於河濱官言日}_{歸於野水渡復夕還軍與寶鋒亦相進今從寶鋒}_{陽光弼謂鄭陳節度使李抱玉曰}_{於唐思明}_{時鄧州已沒}將軍能爲我守南
糧茲明日當降賊寡斂以待之抱玉縛完城備明日復請戰賊

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火擊殺傷甚眾董秦從思明寇河陽

夜帥其眾五百拔柵突厥降於光弼時光弼自將屯中潭城外置

柵柵外築壘深廣二丈中河起石草築城以衛河橋○禪音但

乙巳周摯捨南城併

力攻中潭光弼命努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

城外別築及肩轄之羊馬城

光弼自於城東北隅建小朱旗以望賊

恃其眾直進

遁城以重戰攻具自隨督眾墳塹三面各八道以過兵又開柵爲

門光弼望賊遁城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墳塹閉柵過兵宴然不

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等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

爲我填輒何爲矣之光弼曰等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

死士突出擊賊戰卻走數百步元禮度賊陳堅未易摧陷乃復引

退須其怠而擊之光弼望元禮退怒遣左右召欲斬之元禮曰戰

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三十七 丙寅

恩詔

正憲召何爲請破城以見乃退入柵中賊亦不敢逼良久陷麾下

曰向公來召殆欲斬吾闕死有名無庸受戮乃鼓譟出柵門下馬

持刀瞋目直前牽銳士堵進左右奮擊一當數人斬賊數百級

眾潰周禁復收兵趣北城光弼遽帥眾入北城登城望賊曰賊兵

雖多擡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爲諸君破之乃命諸將出

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向來賊陳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光弼命

其將鄧廷玉當之廷玉請騎兵五百與之三百又問其次堅者曰

東南隅光弼命其將論惟貞當之惟貞請鐵騎三百與之一百光

弼令諸將曰爾曹望我旗而戰吾敵旗緩任爾擇利而戰

上聲

吾急蹙旗三至地則萬眾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

鞍中釋與韻同聲名曰鞍牛胡服趙武靈王所作實錄曰胡服也

趙武靈王好胡服常短靿以革皮爲之後激以長靿軍戎通

羊馬城

及肩轄之羊馬城

光弼自於城東北隅建小朱旗以望賊

恃其眾直進

遁城以重戰攻具自隨督眾墳塹三面各八道以過兵又開柵爲

門光弼望賊遁城使問元禮曰中丞視賊墳塹閉柵過兵宴然不

動何也元禮曰司空欲守乎戰乎光弼曰等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

爲我填輒何爲矣之光弼曰等吾所不及勉之元禮俟柵開帥敢

死士突出擊賊戰卻走數百步元禮度賊陳堅未易摧陷乃復引

退須其怠而擊之光弼望元禮退怒遣左右召欲斬之元禮曰戰

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三十七 丙寅

于唐馬周殺其跡加以讒隱開元中裴叔通以半爲之聽廢加以

帶子裴州故事胡房之狀不許著入殿省至馬周加節乃許之。

勒音

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戰不利諸君前死

於敵我自剄於此不令諸君獨死也諸將出戰墳之廷玉奔還光

弼望之驚曰廷玉退吾事危矣命左右取廷玉首廷玉曰馬中箭

非敢退也使者馳報光弼令易馬遣之僕固懷恩及其子開府儀

同三司場戰小卻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父子顧見使者提刀馳

來更前決戰光弼迎屬其旗誇將齊進致死呼聲動天地賊眾大

潰斬首千餘級捕虜五百人溺死者千餘人周摯以數騎遁去擒

其大將徐琰王李恭授河南節度使安太清走保懷州思明不

知摯敗尚攻南城光弼驅俘囚臨河示之乃遁丁巳以李日越爲

右金吾大將軍

邛簡嘉眉瀘戎等州蠻反

蒲州漢牛脾廣都之地後隸於牛脾董陽

知摯敗尚攻南城光弼驅俘囚臨河示之乃遁丁巳以李日越爲

右金吾大將軍

邛簡嘉眉瀘戎等州蠻反

蒲州漢牛脾廣都之地後隸於牛脾董陽

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一 唐紀三十七 丙寅

恩詔

安縣及武康郡隋舊都以縣屬焉

見前

十一月甲子以殿中監董恭

爲陝西神策兩軍兵馬使賜姓李名忠臣

康楚元等眾至萬餘

人商州刺史充荆襄等道租庸使韋倫發兵討之駐於鄆之境招

諭降者厚撫之伺其稍怠進軍擊之生擒楚元其眾遂潰得其所

掠租庸二百萬緡荆襄皆平韋倫見累之從弟也時唐鄆之聞暴骨

如莽山南節度參謀元結斂之於沁南名曰哀邱

發安西

三品並行民爭盜鑄貨輕物重穀價騰踊餓殍相望上言者皆歸

咎於璫庚午貶璫忠州長史忠州漢臨江壘江都縣地梁置臨江

巴東郡唐初分置忠州以

地邊巴徵心懷忠信爲名御史大夫賀蘭進明貶滻州員外司馬

坐璫黨也十二月甲午韋倫送康楚元

詔勅斬之

史思明遣其將李歸仁將鐵騎五千寇陝州神策兵

馬使衛伯玉以數百騎驟破之於砦子阪得馬六百匹歸仁走以

伯玉爲鎮西四鎮行營節度使李忠臣與歸仁等戰於永甯沙柵

之間屢破之

歸子所在永甯縣西永甯縣宜陽縣西界後周置河
南鄆宋自曰河密縣本漢澠池縣西境後魏大統十年於今縣東
葛縣城置北宜陽縣齊二年改爲熊耳縣周移於劉鴻隋開皇

三年移於同德城義甯三年移於永固因荷望舊城置永清縣武

德三年移理同興縣十四年移理移鄉十七年又移理鹿蜀

庚乾元三年春正月辛巳以李光弼爲太尉兼中書令餘如故

丙戌以子嗣王勝之弟曜同四鎮節度副使權知本國事

子嗣王與四期
免及就告在行營故全不

弟與孫慶廟使同權知事

竟項等羌砦邊歸將逼京畿乃分

邠寧等州節度爲鄜坊丹延節度亦謂之渭北節度

邠寧節度領州九分四州

鄜州等州節度爲鄜坊延節度亦謂之渭北節度

鄜州等州節度領州九分四州

以邠州刺史桑如珪領邠寧鄜州刺史杜寃領鄜坊節度

鄜州等州節度領州九分四州

審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一 唐紀三十七

思補

卷一百二十一 唐紀三十七

思補

副使分道招討戊子以郭子儀領兩道節度使

兩道邠寧
鄜坊也

留京師

假其威名以鎮之

十祀九宮貢神

二月李光弼攻懷州史思

明救之癸卯光弼逆戰於沁水之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

忠州

長史第五琦旣行或告琦父人金二百兩遣御史劉期光追案之

琦曰琦猶位宰相二百兩金不可手挈若付受有憲請準律科罪

期光卽奏琦已服罪庚戌琦坐除名長流夷州

宋自曰夷州之地
歷代皆險不可開臣

府降大宋七年始招討置歸陽縣唐武德四年置夷州舊

志京師南四千三百八十七里不遠三十里八百八十里

三月

甲申改蒲州爲河中府

庚寅李光弼破安太清於懷州城下夏

四月壬辰破史思明於河陽西斬首千五百餘級

襄州將張

維瓘曹玲毅薛彥使史聞據州反制以臨州刺史韋倫爲山南東

道節度使時李輔國用事節度使皆出其門倫既朝廷所除又不

謁輔國尋改秦州防禦使己未以陝西節度使來瑱爲山南東道

節度使

至德二載廢南歸節度使升襄陽防禦使爲山南東道
瑱至襄州張維瑾等皆降時有父母隨子在軍者參謀元結說瑱曰孝

而仁者可與言忠信而勇者可以全義豈有費其忠信義勇而不

勸之孝慈邪將士父母立給以衣食則義有所存矣瑱納之閨

月宰西有尋吳出於西方長數丈

丁卯加河東節度使王思禮

爲司空自武德以來思禮始不爲宰相而拜三公

甲戌徙趙王

係爲越王己卯赦天下改元上元

追謚太公望爲武成王更

定歷代名將爲亞聖十哲

開元十九年始造太公廟以靈侯
張良配中春中秋上戊祭之牲樂之制

即文宣王出師命將帥日引辭於廟仍以古名將十人爲十哲配

享是年尊爲武成王以厭代良將爲十哲像傳坐秦式安侯白起

漢淮陰侯韓信霍叔祖諸葛亮唐尚書右僕射衡陽公李靖司空

英威公李勣列於左漢太子少傅張良內大司馬出徵宣安將軍

史思明入東京元爾益當歸寧李光弼任河陽思明還屯白

馬寺不入宮罰今

五月丙午以太子太傅苗晉卿行侍中晉卿

寬厚廉謹爲政舉大綱不問小過所到有惠化及秉鉤衡小心翼翼

慎未嘗忤人意性聰敏練達事百司文簿經目必曉而謹身固

位以智自全時人比之胡廣

宣者馬上言受賂爲人求官於兵

部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呂諤譖爲之補官事覺上言秋死壬子

誣罷爲太子賓客癸丑以京兆尹南華劉晏爲戶部侍郎充度

支鑄錢鹽鐵等使

南華小吏雖私劇夏代不更名夫貴元年以命第五房

自開元二十五年監察御史羅文信充諸道符錢使其後楊柳矜憲忠相繼爲之

事見上卷上至德二載

初上皇封泰山晏始入歲獻頌行在上皇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

之說曰國之瑞也卽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稱神童名震一時嘗召入宮楊貴妃置之膝上親爲畫眉總管上皇問曰卿爲

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皆正惟朋字未正蓋謙帝左右多邪

人也及長居官所至有惠利可紀民皆刻石以傳

六月甲子桂

州經略使邢濟奏破西原蠻二十萬眾斬其帥黃乾曜等

西原蠻居廣容之北也其之西有雷氏相承爲臺又有雷瓦居廟壁洞其廟也其

池西漢南謂之首初貢瓦器與韋氏周氏懷氏相參齒皆寇害據十倍增又送韋周氏懷氏相參齒皆寇害據於兩京城外千里

三品錢行凌久屬歲荒米斗至七千錢人相食京兆尹鄭叔清捕私鑄錢者數月聞粉死者八百餘人不能禁

乃敕京畿開元錢與乾元小錢皆當十其重輸錢當三十諸州更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一 唐紀三十七 丁

思誠圖

俟進止是時史思明水鑄順天得一錢史思明得一元寶

長祿之北改其一當開元錢百賊中物價尤貴時祕書少監曹王

舉寧母太妃鄭以孝聞既歲儉物價度祿不足以養親亟請外官

不允乃故抵輕法貶溫州長史俄攝州事州有官粟數十萬斛早

欲行賑擇吏叩頭乞候旨以曰人口不再食則死何暇稟命哉苟

殺我而活眾其利大矣乃盡散之然後自効上聞而嘉之舉明之元孫也

甲申興王侶薨仍張后長子也幼曰定王侗長后以故

廢欲危太子太子常以恭遜取容會召葬侗尚幼太子位遂定

乙酉鳳翔節度使崔光遠破党項於普潤

普潤縣屬邠府漢杜

大業初置普潤縣宋白曰普潤縣本漢安定鉅領二縣之地在漢又爲盜縣唐大業元年於銀川谷置普潤縣於以杜濬收三水漕

稅民田賦濟州以爲縣名縣境縣則置杜濬之地有稱之

平盧兵馬使田神功奏破史

思明之兵於鄆州

上

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卽居之

事見上卷上至德二載

時自夾城往起居

夾城開元二年所築

上皇亦間至大明宮左龍武大將

軍陳元禮內侍監高力士久侍衛上皇上又命玉真公主如仙媛

考異曰常侍言旨作九仙媛唐歷作九公主女媛今從新舊傳蓋舊宮人也

內侍王承恩魏悅及梨園

弟子常娛侍左右上皇多御長慶樓父老過者往往瞻拜呼萬歲

上皇常於樓下置酒食賜之又嘗召將軍郭英乂等上樓賜宴有

劍南奏事官過樓下拜舞上皇命玉真公主如仙媛爲之作主人

李輔國素微賤雖無費用事上皇左右皆輕之輔國意恨且欲立

奇功以固其寵乃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陳元

禮高力士謀不利於陛下今六軍將士盡壞武勳臣皆反仄不安

臣曉諭不能解不敢不以聞上泣曰聖皇慈仁豈容有此

皇帝號

資治通鑑補

卷一百二十一 唐紀三十七 甲

思誠圖

已聖皇對曰上皇固無此意其如聖小何陛下爲天下主當爲社

稷大計消亂於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宮與閭閻相參垣

墉淺露非至廄所宜居大內深嚴奉迎居之與彼何殊又得杜絕

小人熒惑聖聽如此上皇享萬歲之安陛下有三朝之樂

記呂文王之爲世子也朝於

王季日三庸何傷乎上不聽興慶宮先有馬三百匹輔國矯敕

取之纔留十四上皇謂高力士曰吾兒爲輔國所惑不得終孝矣

輔國又令六軍將士哭叩頭請迎上皇居西內東內太極宮

西內興慶上泣不應輔國懼會上不豫秋七月丁未輔國矯稱上

語迎上皇遊西內至睿武門輔國將射生五百騎露刃廻道奏曰

皇帝以興慶宮湫隘迎上皇遷居大內上皇驚幾墜馬高力士厲

力士曰翁不解事斯一從資力士呼曰太上皇問諸將士各好在否將士皆納刃再拜呼萬歲力士又叱輔國與己共執太上皇馬轎侍衛如內居廿露殿輔國帥眾而退太上皇執力士手曰微將軍朕且爲兵死鬼所留侍衛兵繼死老數十人陳元禮高力士及舊官人皆不得面左右上曰興慶宮吾之王地事見二百九卷吾數以讓皇帝皇帝不受今日之徙亦吾志也是日輔國與六軍大將奏服見上請罪北門去軍也上又迫於諸將乃勞之曰南宮西內亦復何指宮師等小人熒惑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所懼也刑部尚書顏真卿首率百寮上表請問太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嘉州高麗郡有蓬萊山後即蓬州隋廢州以縣二十三十六里東都二十五百五十二里癸丑敕天下重輸錢皆當三十如畿內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一十一唐紀三十七壬午

丙辰高力士流平州王承恩流播州魏悅流添州陳元禮勒致仕置如仙媛於歸州貞觀三年分吉州龍游縣置永州京師南三里衢州秦交鄧郡之南境臨衢柯郡之界柯興貞觀九年置鄧州十一年置鄧州京師南九十四百五十里至中都四千九百六十一年貞觀十六年開山洞置婺州至京師三千四百八十里東都四千二百里見開山洞置婺州後周置婺州隋廢郡廢置以應屬巴東郡唐武德二年分秭歸巴東二縣置歸州東都南二千二十八里至東都一千八百四十三里玉真公主出居玉真觀上更遷後宮百餘人置西內偏灘令萬安咸宜二公主視服萬安咸宜二公主上皇后玉真公主四方所獻珍異先薦太上皇日以不擇因不茹葷辟穀浸以成疾上猶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赴居其後上稍病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猶豫不能決力士之在巫州既思慕上皇而不得見又自傷其流落見道旁薺菜豐茂而不爲人食感懷而賦詩云長安稱斤賣此閒無人採夷

夏雖有殊氣味終不改初呼舒翰破叶蕃於臨洮西關廢嚴川於其地置神策軍會要天寶十三載哥舒翰以前年收九曲請以其地置洮陽郡郡內置神策軍去臨洮郡二百里及安祿山反軍使成如璆遣其將衛伯玉將千人赴難既而軍地淪入吐蕃伯玉屯於陝累官至右羽林大將軍八月庚午以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舊盛張本丁亥贈謚忠王昭曰恭懿太子更部尚書東京留守韋陟卒陟自幼風標峻整獨立不羣開元中居父安石喪以父不得志沒杜門不出者八年與弟斌互相勸勉探討文典不舍晝夜於時才名之士王維崔顥盧象等常與唱和遊處宋璟見而歎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爲洛陽令累遷吏部侍郎時選人有冒名接腳之病惟儀最難窮究陟剛腸疾惡風彩嚴正凡有瑕可疑者案聲盤詰無不首伏好接引後輩湔拂窮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二十一唐紀三十七壬午

滯如以道義相知恒虛席倒屣迎之其視同列要貴蔑如也故爲李林甫所惡出爲襄陽太守楊國忠爲相尤忌之百計以傾陷焉會安祿山反其弟斌爲賊所得國忠欲構陟與賊通謀令吏卒脅之欲其憂死其所親勸之逃陟慨然曰我家積信於國非一代矣況素所秉心無負神理命之合理其可逃乎乃堅臥不出上即位靈武起爲吳郡太守歷官吏部尚書後進者望風畏忌出爲東京留守及東京陷沒陟將卒官屬入關詔拜吏部尚書留守如故令止於永樂不許至京陟早有台輔之望聞被李林甫楊國忠之擠不遂其志及中原兵起天下事殷陟常自謂負經濟之器遭後生謗諑明主見疑常鬱鬱不快乃歎曰吾道窮於此乎因發病卒九月甲午置南都於荊州以荊州爲江陵府仍置永平軍團練兵

三千人以撫吳蜀之衝從節度使呂諤之請也。或上言天下未平不宜置郭子儀於散地乙未命子儀出鎮邠州党項遁去戊申

制子儀統諸道兵自朔方直取范陽遷定河北發射生夷武等禁

軍及朔方鄜坊邠甯涇原諸道蕃漢兵共七萬人皆愛子儀節度

制下旬日復爲魚朝恩所沮事竟不行冬十月丙子置青沂等

五州節度使詳考通志所書乾元二年四月甲辰以尚衡爲青淄

朝義兵等置之是年尚衡尚衡爲青常安附又置青沂等州節度使

新書方乾委上元二年置淄沂節度使領濰沂大德縣五州

希范自率青州兵領青州授青密蘇安使遂廢淄沂節度并所管

州號益青平昌節度置青州爲希范爲平康浦青節度在青地

元年五月舊新委與通鑑各曰所見書爲張良參錯不同每此

十一月壬辰涇州破党項 御

史中丞李銑宋州刺史劉履皆領淮西節度副使銑貪暴不法

張彊自用故爲其上者多惡之節度使王仲昇先奏銑罪而誅之

資治通鑑補詳考通志上元元年唐紀三十七卷之三

時有謠言曰手執金刀起東方仲昇使監軍使肉左常侍邢延恩

入奏唐中人出監方領軍品秩高展彊強不受命姓名應議請

除之延恩因說上曰展與李銑一體之人今銑誅展不自安苟不

去之恐其爲亂然屢方握彌兵宜以計夫之請除展江淮都統代

李岐俟其移兵杜鎮中道執之此一夫力耳上從之以展爲都統

淮南東江南西浙西三道節度使考異已真既濟劉晏亂紀云淮

南東江浙西江西凡二十三州諸都統歸屬下云以展爲都統江南淮南節度使下又云三道皆

發吏車駕籍橐舊李岐供磨都統淮南江西節度展彊代岐

者自潤當蘇湖杭睦七州江西者洪慶江吉袁信忠七州也凡

二十二州乳兒狀以二州又密敕舊都統李頤及淮南東道節

陝江兩西道字耳○海西度使鄧景山見上卷元年奏唐會

度使鄧景山圖之要乾元元年十二月李岐除節度淮南江東江

西節度宣慰觀察處置等都統之詳前卷延恩以勦賊授展

疑之曰展自陳留參軍數年至刺史可謂舉貴矣江淮机軸所出今之重任展無勳勞又非親賢一旦恩命寵擢如此得非有譖人朋之乎因泣下延恩懼曰公素有才望主上以江淮爲要故不次用公公灰以爲疑何哉展曰事苟不欺印節可先得乎延恩曰可乃馳詣廣陵與師謀解岐印節以授展展得印節乃上表謝恩牒

追江淮親舊置之心督三道官屬遣使迎賈中岡等相樂於道展悉舉宋州兵七千趣廣陵延恩知展已得其情還奔廣陵與李岐

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岐反州縣莫知

所從岐引兵度江與副使潤州刺史韋儇浙西節度使段令儀屯

京口鄧景山將萬人屯徐城徐城縣屬潤州漢餘晉地隋置徐城

詳展素有威名御軍嚴整江淮人望風畏之延恩道先期至使人

資治通鑑補詳考通志上元元年唐紀三十七卷之三

問景山曰吾奉詔書赴鎮此何兵也景山不應展使人呼於陳前

曰汝皆皆我民也勿干吾旗鼓使其將孫待封張灤雷擊之景山

眾潰與延恩奔壽州展軍入廣陵遣其將屈突孝標將兵三千

徇濠楚王曄將兵四千略淮西李岐臨北固爲兵場北固山在京

登即其地插木以塞江口展軍於白沙設疑兵於瓜洲今揚州江都縣

湖廣正對京多張火鼓張火及鼓以爲疑兵若將趣北固者如是累日曄悉

都改宛陵爲宣城留弟宣州李岐死鄧景山見上卷元年奏唐會

州李岐卒宣城就鄧景之甲午展陷潤州考異曰十一月淮

州李岐卒宣城就鄧景之甲午南節度奏授鄧景山

李岐罷服八日奏降潤州十日陷昇州案八日甲午十日丙申壬

子二十六日丁酉奏到日也唐歷手丁詔奏委宋州刺史鄧景山

揚州長史淮南節度鄧景山都統唐李岐承詔指之兵數奔於

揚州乙未劉履陷揚州景山陷潤州丁酉陷昇州壬子在前蓋因